

园冶全释

世界最古造园学名著研究

张家骥 /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世界最古造园学名著研究



园冶全释

张家骥 /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责 编 赵世莲
复 审 张彦彬 郭 松
终 审 张安塞 张继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园冶全释—世界最古造园学名著研究/张家骥著.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3.6 (2002.8 重印)
ISBN 7-80598-517-0

I.园... II.张... III.①园冶—译文②造园林—研
究—中国—古代 IV.TU0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5721 号

园 冶 全 释

——世界最古造园学名著研究

张家骥 著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125 字数: 360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太原第 2 次印刷

印数: 1 001—4 000 册

*

ISBN 7-80598-517-0

K·162 定价: 42.00 元

世界最古造园学名著研究

《园冶全释》

内容简介

《园冶》为17世纪中国造园学家计成所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造园的杰作，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造园学名著。它从造园的艺术思想到景境的意匠手法，从园林的总体规划到个体建筑设计，从结构列架到细部装饰都有系统的论述。涉及到园林创作的各个方面，对鉴赏中国的古典园林，研究中国的造园艺术，以及从事中国园林传统风格设计，都是必读的重要典籍。

然《园冶》用骈俪行文又大量用典，故很难读懂，更难正确理解运用。而本书注释者是在完成了《中国造园史》和《中国造园论》两部专著后，对《园冶》有了全面系统的理解，并吸取了前辈学者对《园冶》注释的经验与教训，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为背景，把握了传统造园艺术的哲学思想，整体地联系《园冶》文字所表达的意向和精神，给全书以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准确解释，并作了必要的评论和分析。

全书注释精确，译文流畅，分析透彻，文采斐然，是集学术与文学为一体的好书。

Synopsis

Yuan Ye was written by Ji Cheng, a Chinese landscape garden artist in the 17th century. It was the first scholarly work dealing with landscape gardening in Chinese history. It expounds in a systematic way on the subject, from theory of land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to techniques of the layout of scenic surroundings, from overall plan of gardens to design of individual garden structure, and from timber frames to decorative details, concerning every aspect of landscape garden design. Yuan Ye is a substantial book which is required reading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appreciation of Chinese classic gardens and the study of the art of Chinese landscape gardening, and also for those who are engaged in garden desig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style.

Written in an archaic style of writing, along with a great many classical allusions, Yuan Ye is, however, very difficult to read, and even harder to understand and put to practical uses.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having completed both of his works "History of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On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as therefore acquired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Yuan Ye and drawn instructiv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the notes and explanations on Yuan Ye made by some senior scholars. Against an extensiv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uthor expounds on Yuan Ye precisely in accordance with its purpose and regularity by applying philosophy of the art of traditional landscape gardening and correlating with what Yuan Ye intends to convey as a whole; meanwhile, the author makes some necessary expositions and analyses.

Throughout this book, annotation is accurate, explanatory text is written with ease and grace, exposition is well organized and the author's literary talent is remarkably demonstrated.

This is a GOOD book combining learning with literature naturally and harmoniously.

例 言

一、《园冶》之难于读懂，已为世所公认。而本书不同于一般对古籍的注释，它以中国的传统园林文化为背景，对造园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论证，从而作出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解释。为了使青年读者免受大量注解和论述文字的干扰，能一目了然地读懂这部中国造园学的重要典籍，本书采取将全部译文集中，作为第一部分。又为了让读者了解原文，对研究《园冶》的需要，将原文、注释和分析、参考等文字集中在译文之后，作为本书的第二部分。

二、本书对一般字、词意义的注释，只取本文句中所用的意义。鉴于工科有关专业学生接触古典文学较少，所以对词义用法举例，尽量采用古代脍炙人口的山水诗句，以便能有助于对中国园林“意境”的理解。

三、计成在《园冶》中，有关重要的园林创作思想和手法，“有意杂以么弦侧调，叫人很难绳以义法”之处甚多，所以对注解词义或简要加以阐述也难以解释其义旨的，就在注后以“按语”的方式作必要分析。

四、对原出版的《园冶注释》中错释、误解之处，本书均在注中

列出以进行对比，仅为说明问题所在，供读者比较研究。曹汛先生在《建筑历史与理论》三、四辑（合刊）中发表的《〈园冶注释〉疑义举析》一文，举而析之的140条，虽大多属文字方面的问题，但对读通读懂《园冶》很有裨益，本书采用“曹汛说”的方式，分别录于注后。

五、《园冶》原文中运用典故很多，除注明典的出处，说明在诗文中的一般喻义外，主要据原文的精神，阐明在造园学上的意义。

六、凡《园冶》之用典中，属于古代名园或有关造园学的，除注明典故的出处，尽量抄录或摘录出典的原文，以助读者对《园冶》的理解，也为有兴趣研究传统园林文化者，提供些资料，免于查找之烦。如：“司马温公独乐”句，除注出司马温公及独乐园外，于注后附录司马光的《独乐园记》、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独乐园》等；如“太湖石”，则附录白居易《太湖石记》……等等。

七、《园冶》原分三卷，在编排上不够系统妥善，如卷一之“三、屋宇”篇中，自“门楼”至“廊”，是解释园林建筑的类型。而自“五、架梁”至“地图”，则是讲房屋的结构（列架）与布置（地图）的，归在一篇不够明确，且篇幅较长，故本书分开另立“四、列架”一篇。《园冶》卷二全载“栏杆”，文字不多，主要是百样图式，原无序号，现统一编次为“六、栏杆”。本书不再分卷，保持原《园冶》导言、概论性质的“兴造说”与“园说”，将其后的十篇，按原先后排列分为：一相地、二立基、三屋宇、四列架、五装折、六栏杆、七门窗、八墙垣、九铺地、十掇山、十一选石、十二借景等十二篇。

- 八、为使读者了解历史情况，对《园冶》历次出版、重版、注释时今人所写之序、跋等文字，仅取必要者附录在书后，不全部照录，读者如需要可查阅陈植先生的《园冶注释》一书。
- 九、本书将全部注解汇集于书后《索引》中，以便读者查阅。

序 言

序

在 350 多年以前，明代计成写出世界上最古的造园名著《园冶》。它的划时代意义，现已为世所公认了。其实在《园冶》问世时，时人就有很高的评价，如计成在《自序》中所说，此书原名《园牧》，当涂曹元甫见书稿后就说：“斯千古未闻见者，何以云‘牧’？斯乃君之开辟，改之曰‘冶’可矣。”郑元勋在《题词》中预言《园冶》：“今日之国能，即他日之规矩；安知不与《考工记》并为脍炙乎？”将《园冶》与《周礼·考工记》等量齐观，评价可谓高矣！

可是《园冶》梓行后，却毫无反响，终有清一代 268 年间，寂然无闻。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城西录》中，据郑元勋的《影园自记》对“影园”摘有大段文字，但对影园的设计者计成及《园冶》却未著一字。可以说，计成作为杰出的造园学家，和他的不朽著作《园冶》，直到

本世纪初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还未产生任何影响。《园冶》的发现，据陈植先生于1956年，在《重印园冶序》中的一段话所说：

四十年前，日本首先援用“造园”为正式科学名称，并尊《园冶》为世界造园学最古名著，诚世界科学史上我国科学成就光荣之一页也。一九二一年春，余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造林兼造园学权威我师本多静六博士处，始见此书，为木版本三册，闻系得之北京书肆者。归国后，求之国内各地，遍觅不得。当一九三一年，在前中央大学农学院讲授造园学时，以急待参考，曾函请日本东京高等造园学校校长上原敬二博士雇人代录，以“一·二八事变”发生而中止。迨朱启铃氏搜集之《园冶》残本，补成三卷，由陶兰泉氏搜入《喜咏轩丛书》内，于是年印行问世。而阙铎氏复参阅日本内阁文库内该书藏本，校正图式，分别句读，于翌年（1932）由中国营造学社付印出版，尤便阅读。三百年前之世界造园学名著，竟能重刊与国人相见，诚我国造园科学及其艺术复兴时期之一大幸事。^①

陈植教授在50年代重印《园冶》时写下的这段话，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他不仅使我们了解前辈学者，为传统造园文化的重要典籍《园冶》不致泯灭，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弘扬民族文化的赤子之心，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使《园冶》这部重要典籍得以保存，并发现它的价值者，是日本人，却非炎黄子孙的中国人。是在日本

林学界的权威学者，对《园冶》的高度评价和推崇下，才引起中国少数学者的兴趣和重视。这种现象，在以往的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问题是：“一枝红杏出墙来”，能感知这满园春色的多在墙外！国内的学术成就，往往是在国外得到肯定之后，才由回响的肯定而得到重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思想领域里的一个传统！恩格斯说得好：“传统在思想体系所有领域内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②这种历史的堕力，如何不使中国近代的历史车轮滚动在别人的后面？

同时也说明，中国的造园艺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长期从属于自然科学的林学，却与规划、建筑无缘，这个特殊现象与日本有一些历史渊源。我国林学界前辈学者在使造园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建立园林专业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但也带来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局限。不仅在园林创作实践中到处暴露出来的“方枘圆凿”的专业矛盾，更重要的是造成对园林认识上的模糊和造园理论上的混乱，如迄今尚可见“凡是靠植物改善环境的地方，一律可以称为园林”（？）“建筑在园林中是可有可无的”等等说法。这种对造园艺术庸俗、简单化的认识，正是基于对中国的造园历史和传统园林文化的无知。更为令人惊叹的，那就是近年出版的具有高度权威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关“园林”的解释，且不说其在文字逻辑上的混乱，就是在学术思想上的模糊不清，也是十分惊人的。这里无须展开，我在拙著《中国造园论》一书中有专题论述。

陈植先生在50年代认为“我国造园科学及其艺术复兴时期”已经到来，这只是个愿望与祝福了。在一切都纳入“阶级分析”的运行轨道时代，种花养鸟皆成封建剥削阶级的思想情调，终于演出拔掉公园里的观赏植物，种上粮食果蔬的历史闹剧，园林已归真返祖入“园圃”，还能复兴什么造园的艺术？为封建士大夫奢靡享乐生活服务的园林，实际上已成造园学研究的“禁区”，虽有少数不甘寂寞者，撰写文章，只能去研究园林的形式，割弃掉园林的内容，实质上是批判其“虚”，肯定其“实”，既不可能深入地理解中国的传统园林文化，也无人去认真精研过什么《园冶》的旨意。^③

值得深思的是，对《园冶》在清代260多年间，寂然无闻的原因。据陈植先生在1978年所写的《园冶注释》序中所说，是因为《园冶》书前阮大铖的“冶叙”，“而大铖名挂逆案，明亡，又乞降满清，向为士林所不齿。计氏虽以艺术传食朱门，然仍不免被人目为‘阮氏门客’，遭人白眼，遂并其有裨世用的专著，亦同遭不幸而被摒弃。”清代士人对计成如何评价，尚未见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陈植先生此说，在现代中国造园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当时能否得到社会承认，何时能得到人们的肯定，确有许多复杂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但终究会冲尽泥垢发出光辉。

计成只不过是“以艺术传食朱门”的一介寒士。“清客”也好，“门客”也罢，不过是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穷知识分子的一种谋生手段，这种处境的人却不甘沉沦，

对造园艺术如此执着的追求，并在学术上取得很高的成就，写出这样一部光耀史册的不朽名著，不是应该更加令人感佩吗？

设想，若计成著成《园冶》而刻印无门，得到阮大铖的青睐，给它刻版印行，得以流传，岂不是件大好事吗？否则《园冶》手稿束之高阁，300多年前就被虫咬鼠啃的体无完肤了！难道仅仅由于计成与阮大铖的这点“社会关系”，不但著者本人被否定了，连他的著作也遭到摒弃？我们从古今“士林”的这种观念深处，不是可以清楚的看到这种“阶级分析”的幽灵，一直在时空中游荡的影子吗！呜呼，哀哉！

更可叹者，有些以现代文化思想“精英”自诩的人，竭力地否定传统，把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说得一无是处，认为全都是应该抛进垃圾箱的东西。殊不知这种观念，正是我们思想领域里最陈腐、最具劣根性的一个传统！历来如此，最彻底的反传统思想，正是传统中最顽固、最腐朽的思想，它就像一具难以物化的尸体不时在散发臭味，污染着它周围的空气。

300多年来，《园冶》始终未能发挥作用，固然有种种具体的原因，但从《园冶》与造园实践的社会关系而言，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与社会生产发展的状况与需要有关。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状况却就在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了。”^④《园冶》的问世，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江南造园之风兴盛的结果。历史说明，自

明末崇祯七年（1634）《园冶》刊行，到崇祯十六年（1643）明王朝覆灭，就在这10年间，刊行了好几部有重要价值的科学技术巨著。如：宋应星（1587~?）于崇祯十年（1637）刊行的《天工开物》；徐光启（1562~1633）于崇祯十二年（1639）刊行的《农政全书》；徐霞客（1586~1641）死后，整理他从1613~1639年间的旅行考察，刊行的《徐霞客游记》等等，正反映了明代社会生产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要与促进的一面。

清代自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率清兵入关前，是个地处东北边陲的女真族，还处于非常落后的野蛮状态。入关后，大肆掠夺和杀戮，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显然从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兵燹遍野，到满清入关被破坏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得到恢复，在这一段时期，社会上造园实践活动必然处于停滞状态，所以计成的销声匿迹，《园冶》的无人问津，是可以理解的。

至清代康、乾盛世，造园艺术才得到空前的发展，由于清王朝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的变化，明代那种“市隐”式士大夫园居生活，已逐渐为富贾豪商以生活享乐为主的园居生活所替代，如扬州私家园林的兴盛，从天宁门外沿瘦西湖直抵平山堂，是“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以致时人有“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的评价，其盛况是中国造园史上空前的。但扬州园林在性质上，除规模较大，数量多而集中外，已不同于明代的私家园林，具有更多的社会化成份，这是中国造园史上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一种发展趋

势。^⑤可惜，扬州园林如昙花一现，仅 30 多年时间随盐商的衰败，洋洋十里图画的新阆苑，就“几成瓦砾场，非复旧时光景矣。”^⑥

城市造园，随商业和手工业经济的繁荣，尤其是江南一带，人口日益集中，生活空间则相对地减少，《园冶》中的所谓“且效司马温公之独乐”的五亩之园，已不算小，占地一二亩甚至几分的小园多了起来。量变必将引起质变，这些小园，既继承了传统的园林文化，也有其解决空间矛盾创造景境的特殊规律，如：对小园而言就不是《园冶》所说：“亭安有式，基立无凭”，而是“基立有凭”了。^⑦

《园冶》一书，是中国造园艺术成熟时期的理论总结，其中所蕴藏的创作思想方法和规律，对后世的造园实践，无疑地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但《园冶》所藉以总结的园林实践经验，既不可能是带有某种公共性的扬州大型园林，也不是那些仅容膝以自安的方丈小园。也就是说同实践的直接需要有距离，更何况《园冶》难以读懂，并非只是文字上的问题（这一点下面再分析）。所以，以笔者之见，这是《园冶》300 多年来，之所以寂然无闻的原因之一。

二

《园冶》是部公认难读的古书，要想读通读懂确非易事。难以理解的是，《老》、《庄》、《易》古称三大“玄”

学的典籍，都可以读通看懂；而《园冶》不过是一部造园方面的专著，却使人半懂不懂如坠五里雾中，甚至前辈学者花了多年心血，并经专家校订、校阅的《园冶注释》，译成现代汉语的文字，许多地方仍然使人不知所云。随手捻个例子：“惟幕隔开，如分别院，墙壁连接，似过深房。”（《园冶注释·装折》）恐怕从这12个字的释文，谁也无法了解说的是什么意思。曹汛先生“仅就《园冶注释》一书之编排体例、断句标点、文字校勘，以及注文、释文中一些有疑义的问题”，举而析之者就多达140处。而这140处大多数还只是文字上的，并非造园学上的问题。可见，要懂得《园冶》一书的旨意，岂不难哉！

从《园冶》的文字而言，一部300多年以前，寂然无闻的古籍，自难有完璧的善本，加之辗转抄录，翻刻重印，漏、衍、窜、讹之处太多，虽经学者多次校勘、纠补和诠注，也难尽去舛误。文字勘校之重要自不待言，但只是阅读和注释的客观前提，即使与原文只字不差，并不等于就能读通看懂，而《园冶注释》中大量问题，极少是由于文字上的舛误。《园冶》之所以难读，曹汛先生认为：

人们或以为骈体文难读，其实宋人洪迈《容斋四六丛话》有云：“四六骈体，于文章家为至浅”。骈体文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不过这种文体束缚太多。较为深奥繁复而又须灵活奔放的造园理论，用了骈体，就更不容易阐述清楚。除了骈体文这个因素以外，《园冶》之难读，还有一些别的原因。计成自谓

“性好搜奇”，《园冶》的文笔，虽大体上接近晚明小品，但有些地方还追求竟陵派那种序致冷隽，幽深孤峭的文风，甚至有意杂以么弦侧调，叫人很难绳之义法。再加上书中还使用了不少专业术语和苏州地区的行话、土话，计成又是文人画士半途改行从事造园叠山的，术语使用也未必都那么精当。有了这样一系列的原因，整个一部《园冶》，就叫人望而生畏，不但从事园林设计的同志感到困难，就是一般研究造园历史与理论的同志，读起来也觉得不少地方是似通非通，半懂不懂。^⑥

我基本上同意曹汛的说法，《园冶》难读，并不在于文体。我倒认为，骈体文虽束缚太多，但较律诗的限制要少，而有诗的韵味和境界。唐代柳宗元的《乞巧文》，就有“骈四俚六，锦心绣口”之赞；宋代赵鼎臣《竹隐畸士集·谢宏词启》云：“且比事属辞，乃典章之故实；而骈四俚六，亦翰墨之弥文。”骈体文可说是六朝以来所常用的文体。计成在《园冶》中，凡描绘景色创造景境都用骈体，在当时应该说是很好的选择。我在《园冶》全译过程中，本想译得通俗些，但园林讲究“意境”，要把那些言外之意都译成白话，不仅文字冗长，且味同嚼蜡，多次易稿亦难尽如人意，不觉间形成一种不受骈四俚六字句之限，又保持骈文排比对偶格局的文体。这样不受四六句型的限制，作必要的补充解释，可解决原文过简之弊，又大体上保持骈文的排比对偶，这样既可精练文字，避免文字冗长离原文过远；又多少有点诗意和韵味，